

胡学文 / 著

漩 渦



YZLI0890127108

作家出版社

胡学文 / 著

胡学文 / 著
《胡学文 / 著》
中国文联出版社



YZLI0890127108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漩渦/胡学文著. -北京:作家出版社, 2010. 11
ISBN 978-7-5063-5628-2

I. ①漩… II. ①胡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215629 号

漩 渦

作 者: 胡学文

责任编辑: 安 然

装帧设计: 张晓光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zuoja.net.cn>

印刷: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成品尺寸: 130×210

字数: 200 千

印张: 8.75

印数: 001-6000

版次: 2011 年 1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5628-2

定价: 25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第一章

1 毕业

毕业那年，李可随秦小微分配到她的老家宣城。大学四年，两人谈了三年恋爱，该摸的摸了，该啃的啃了，虽然最后一道防线没有突破，但已经是很牢固的恋人关系。当然，这是李可的想法，赵易安却不这么认为。赵易安一直住李可上铺，他说爱情随时存在变数，不钉钉子就不可能牢固。李可不解，又不是木板，怎么钉钉子？赵易安哈哈大笑，你小子真是土到家了。李可悟出赵易安话里的意思，脸阵阵发热。赵易安名易安，却一点儿不安分，和厨师打架，将一碗汤浇在厨师脸上，花医疗费不说，还背个处分。和另一个男生争一位女同学，那位男生靠体贴关心打动女同学，女同学哪儿不舒服了，他立马跑出去买一堆药回来，鞍前马后侍候。赵易安是大手笔，元旦前夕，在校园显眼位置挂了许多红灯笼，每个灯笼上都写着×××，我爱你。尽管系里让赵易安写检讨，

但这着把那位摇摆的女同学搞晕了。一学期后，赵易安移情别恋，追上美术系的系花韦娜。赵易安劣迹很多，但学习很棒，并获得过全校象棋比赛冠军，是系里的风云人物。

赵易安为人处世如此，自然招人议论，李可从不参与。李可出生农村，从小父母就教他老实做人，少惹事。因此他总是持后退守望立场。其实李可极羡慕赵易安的敢作敢为，天马行空。李可不是想老实，而是不得不然。赵易安怎么做别人都可容忍，李可如果另类就死定了。

赵易安那番话是离校前几天说的。赵易安对李可说四年了，咱俩还没一块儿吃过饭呢，我请你坐坐吧。喝了点儿啤酒，李可胆子壮了，主动交代了他和秦小微的进展，结果被赵易安扣了顶老土的帽子，外加一顿奚落。

李可知道自己的形象就是土里土气，只因安分守己，成绩又好，同学们对他还算客气。学习是李可唯一的骄傲。他用这份骄傲做保护色，颇有点儿特立独行。

那天，李可被赵易安的话触动了。赵易安的话非常有道理，通俗解释就是生米做成熟饭，用之四海而皆准。赵易安形象的比喻令李可想入非非。

接下来的几天，李可着了魔一样，脑里只有那个念头：给秦小微钉枚钉子。钉了钉子，就算做了记号。

李可同时深知，这枚钉子不好钉，秦小微一向硬得像铁板。秦小微来自县城，父母都是国家干部，思想应该开放一些，可她很保守，无论李可做多么充分的准备工作，无论李可把她带到什么地方，秦小微都死守最后的防线。一次，秦小微急了，说我不是随便的人，你想让我随便是不是？味儿

就不对了，李可只好放弃。

秦小微趁机教育李可。当然，这教育里亲昵撒娇各占一半。秦小微说你这家伙，看着老实，其实一肚坏点子，我真是走眼了，怎么跟我爸交代啊。后来秦小微让李可随她分配到宣城，就改变了称呼，不说我爸，而说老爸，这就是说李可有资格喊爸了。秦小微父亲是县教育局副局长，是有某种特权的。秦小微说两人留在县城根本没问题。所有这一切都说明秦小微已经把李可当成预备丈夫，李可却时时刻刻想着钉钉子，所以他有些羞。

离校前一天下午，李可把赵易安和韦娜送到火车站，回来见秦小微提个包在男生宿舍楼外徘徊，忙问出了什么事。秦小微别别扭扭地说小丁男友来接她，小丁同秦小微商量借用宿舍。她没地方去，只好在这儿等李可。李可说这就对了嘛，人家男友来了，你还赖着干啥？秦小微说，我没地方去啊。李可说，住我那儿，反正他们都走了，空也是空着。秦小微娇嗔，想得倒美。李可说，那怎么办，总不能住操场吧。秦小微捶李可一下，只好这样了。

李可控制住狂跳的心，钉子又跃跃欲试了。

晚上，两人在校门口大排档吃面条，李可要了两瓶啤酒。李可和秦小微都很节俭，平时在外吃饭从不要酒。李可给秦小微倒了一杯。半杯酒下肚，秦小微脸上现出了春色，甚是漂亮，李可的眼就直了。秦小微瞪李可一眼，骂他色迷迷的。李可说，小微，你不知道我多喜欢你。秦小微叹息，紧躲慢躲，还是没躲过你。这句话意思很丰富，秦小微不乐意，但默许了。

秦小微提议在街上走走，就要告别这座城市了，还想再看看。李可陪她先往南，过了两个十字路口，折回学校门口。秦小微问还走不了，李可说再走走吧。李可意识到秦小微有些慌，怕回去早她改变主意。经过一家药店，秦小微碰碰李可，你去买吧。李可没反应过来，买什么？秦小微咬李可耳朵，傻瓜，买你想要的东西呀。

李可明白过来，冲进药店买了盒安全套。李可按捺着兴奋，左顾右盼，像小偷初次作案，东西还没偷上，贼相倒露出来了。

非常美好的夜晚。准确地说，应该是前半夜，后半夜糟透了。李可和秦小微衣服脱到一半，赵易安和韦娜回来了。赵易安把票弄丢了，他和韦娜身上的钱又不够。瞅着两人的尴尬样子，赵易安说真不好意思，搅了你们。李可和秦小微给赵易安凑足钱，赵易安没走，去火车站也得趴着。赵易安说没关系，我和韦娜睡上铺，不会打搅你们。李可看出秦小微别扭，小声说，就这样吧，黑天半夜的。

赵易安还是一贯的旁若无人，灯一灭就和韦娜折腾上了。床板承受两人的重量，吱吱地抗议。粗重的喘息和低低的呻吟像混浊的冰水，砸得李可和秦小微头都大了。

李可和秦小微小心翼翼地躺着，谁也不敢动。有几次，李可试着伸出手，均被秦小微推开。李可暗骂赵易安，好端端的夜晚被他搅了。

李可和秦小微就那么躺到天亮，中间始终隔着距离。

2 秦小微的家庭

秦小微家在宣城广场对面的巷子里，四大四小，红砖到顶。在当时的宣城，算一流的房了。周围有许多土房，屋顶不是铺着油毡就是长着杂草，可见像秦小微这样家境的也不是很多。

正好是星期天，秦小微父母都在。秦小微父亲秦明礼浓眉重目，高大威猛，有种咄咄逼人的气势。秦明礼军人出身，无论说话声调还是点头幅度，都带着军人作风。秦小微母亲娇小玲珑，一说话便一脸笑，很容易让人亲近。李可看出来，秦明礼的气势是外在的、虚的，真正的家长是秦小微母亲。秦小微妹妹秦小雨要买件夹克，秦明礼把钱掏出来，秦小微母亲说去年那件还好好好的，秦明礼便把手缩回去。

秦明礼和秦小微母亲对李可都挺客气，简短问了李可一些问题。秦明礼主要问学校的事，秦小微母亲则问李可家里的情况。直到此时，李可方意识到，他和秦小微的事须得她父母同意。此前他从未想过。

晚上，李可住小房。秦小微进来送被子，李可问，他们对我有什么意见？

秦小微问，谁呀？

李可说，还能是谁。

秦小微说，意见大着呢，没大没小的。

李可嘿嘿一笑，问分配去向定了没。

秦小微说，又不是爸一人说了算，哪那么快？留在县城

没问题的，我都说过了，你还不放心呀？不放心回你老家。

李可抢过秦小微的手，你跟我回，我就回。

秦小微说我妈来了，李可一慌，她跑了。

第二天，秦小雨陪李可去清水桥玩。本来要和秦小微一块去，临出门，母亲让她留下拆被子。秦小雨自告奋勇。秦小雨在职中读书，成绩不是很好，但很活泼，唱啊跳啊都行。清水河把县城分为东西两部分，河水宽阔而清澈，白色的水鸟不时扑入视线。几只渔船正在撒网，一派怡人景象。想到今后要和秦小微生活在这里，李可激动地说，值了，太好了。秦小雨问他发什么疯，李可不答。秦小雨撒娇，我都当你是姐夫了，连句真心话也不说，没劲儿！李可敷衍，我是说这趟来值了。秦小雨鬼得很，马上道，什么呀，你是说分到县城值了吧？又恨恨地说，我早呆腻了，有人带我出去就好了。李可故意逗她，机缘一到，自然有白马王子带你离开。秦小雨认真地说，哎，真的吗？得等到什么时候呀？李可说真不害羞。秦小雨说都什么年代了，我看你也就是样子老实，我姐不容易骗的，还不是让你骗了，你说你的老实是不是装出来的？哎，说说你和我姐的事，解解闷，我都烦死了！李可说下次吧。秦小雨和李可拉钩，不许耍赖哦。

回去，李可发现秦小微情绪低落，问她怎么了。秦小微没回答，而是问，清水河好玩不？李可说，太好了，干完活儿，咱俩再去一趟。秦小微说我一回来，家里的活儿就没完没了。李可说，谁让你是老大呢，我回家也这样。秦小微说那你就别回。李可说，我不怕干活儿，只是你的活儿，我实在插不上手。

李可住了三天便离开宣城。秦小微母亲说派遣证还没到，至少得一个月以后。她和李可说话，秦明礼就在一边坐着，当然是代表秦明礼讲的。分明是让李可回家等消息。李可住着也别扭，早想走了。秦小微母亲说一有信儿就让小微给你打电话。

李可家在一个偏远的山村，村庄叫乱石山，从名字就可以想见，除了石头就是石头。十年九旱，地薄得刀子也刮不出二两油，别说河了，水坑都难得一见。所以见到清水河，李可异常兴奋。李可父母都是老实的庄稼人，主要收入靠每年养两头猪，再就是抠鸡屁股。那些年念大学还不怎么费钱，不然李可念不下来。李可是村里第三个大学生，父母知李可分配到一个县城，而且女朋友父母都是国家干部，都很高兴。李可也从父母眼里看到了遗憾，他们想见见秦小微，又不好说出口。李可想，年底一定把秦小微带回来。

李可三天两头往村部跑，看有没有信或电话。村部看门的麻子老汉一辈子没娶过媳妇，脾气很怪。他不像别人那样对李可客气，仿佛不知道李可是大学生，说没有两个字时没有任何表情。偶尔看一眼，很深很透的样子。李可有些害怕进村部，又不能不去。他怕误了秦小微的电话。

秦小微该来电话了，但麻子老汉还是那两个字。李可不死心，问，你……没离开过吧？麻子老汉来气了，说没有就没有，我看了十几年电话，没误过谁。李可无心与他争论，嘀咕，怎么会呢？也许是李可的样子引起麻子老汉的怜悯，声音稍微平缓了，我白天黑夜守着，没离开过。

八月的一天，李可正与父母吃饭，麻子老汉喊李可接电

话。李可撂下碗就跑，几乎是飞出去的。那部黑色老式电话，李可的目光触摸了无数遍，就是没拿起过。所以抓电话的手抖着，磕磕碰碰地喊，小微?!

不是秦小微，是个男的，声音有点儿老。他说自己是宣城教育局人事股，通知李可去学校报到。李可问秦小微呢，对方说二十号学校开学，你先到人事股开调令，别误了。然后挂掉，没有回答李可，或是不屑回答。

李可到了教育局，方知自己分配到一个叫营盘乡的中学。李可不信，怎么……会……人事股长说乔校长亲自把你要去的，这几年营盘中学搞得不错，非常重视人才。李可问秦小微呢，人事股长说秦小微被局里派出去培训普通话，目前还没分配。李可不甘心，单把我分配了？人事股长说不是单分配你，全县九个大学生，五十一个中师生全分配了，不分配就没工资，你念书不是为挣工资吗？至于秦小微属于特殊情况。他把调令推给李可，强调开学前必须报到。

秦小微出问题了。不，是秦小微和他的关系出问题了。可这一切究竟因为什么？

李可找到秦明礼办公室。秦明礼解释，他本来想把李可安排到一中，但新上任的县长过问了毕业生分配的事，他没插上手。秦明礼让李可好好干，以后有机会再调回县城。

李可绝望地说，小微答应过我的。

秦明礼点支烟，她是好意，想帮你，这事搁去年就没什么问题，今年情况特殊，这事只能怪我，我一个副职，人轻言微。

李可颤声道，小微学习去了？

秦明礼噢了声，从抽屉翻出个信封，小微给你的。

李可已猜到信的内容，但还是抱着一线希望。出了秦明礼办公室，手忙脚乱地拽开，信纸上只有短短几行字：

李可，我们分手吧，对不起。秦小微。

3 报到

宣城的版图像一只蝎子，营盘乡就是蝎子尾巴。尾巴那端归另一个省份。营盘到宣城的客车每天只发一次，早上九点发，下午返回。李可不知，早早到了车站。他想先买票，售票员说不用，直接上就行。李可守着简单的行李，傻傻地在车站长椅上坐等。中午买了两个烧饼，马马虎虎把肚子打发了，后歪在行李上犯迷糊。李可困了，不只是身体，更多是精神上的疲惫和沮丧。

赵易安的话这么快就应验了。李可后悔没给秦小微钉那枚钉子。可钉了又能怎样？能稳稳钉住她吗？如果不是秦小微，李可决不会到宣城，回老家最坏的结果也能到乡镇中学，毕竟他的学历在那儿。失去秦小微，他就举目无亲了。李可找过那位人事股长，问能不能把档案转回学校。人事股长说现在离开宣城就属于调动，须先联系接收单位。李可别无选择。

李可被吵醒，是两个打台球的汉子吵架。候车大厅一半放着长条椅，一半则是台球案子。李可看看表，三点多，一问，车早走了。李可恨不得在脑袋上拍一掌。多在县城住一天，就得多花一夜店钱。

第二天，李可早早上车。车破得可以直接进博物馆当

文物。二十个座位挤了三十多人，加上行李、提包，那些进县城的农民购置的农用品，堵得密不透风。路是沙石路，中间有三里左右土路，由于刚下过一场暴雨，客车三扭两扭还是陷进了污泥中。司机骂着脏话，基本上把能操的都操过，然后让众人下去推车。

李可情绪本来就低，这一弄更加糟糕。那天，营盘中学正开学，校园乱哄哄的。李可找了两圈，最后在学校菜地找见乔校长。乔校长平脸大鼻子，鼻头微微泛红，像面饼上安了个烤红薯。他抓住李可的手，奋力摇晃，哎哎，可把你盼来了，你是咱营盘的宝贝呢，我正琢磨着要去接你，走走走，先回办公室。回头对两个起菜的人说，你们先干。李可纳闷，乔校长跑菜地干什么？乔校长热情地介绍着学校的情况，李可一句没听进去。

教导主任阮中兴是学校二号人物，小眉小眼，说话软绵绵的。阮中兴也说了许多客套话，和乔校长不同的是，他每句话都捎带着恭维乔校长，说营盘中学在乔校长带领下如何如何，乔校长如何关心体贴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，如何辛苦如何业务精通，李可分配到营盘是营盘的福分，也是李可的福分。乔校长没有任何谦虚，李可看他，他就冲李可点头，当之无愧的样子。

李可认识的第三个人是李玉霞。名字很土，但长得很惹眼。有一双挺拔的乳房，比秦小微的大多了。后来方知她是中学唯一的代课教师。学校让李可担任初一班主任，李可报到之前，由李玉霞代理着。李玉霞向李可移交了花名册、学籍表等资料，说搞不清再问她。她长得招摇，性格倒还温和。

李玉霞已替李可做了许多工作，但李可还是忙得晕头转向。安排学生座位、任命班干部、领取教学用品等等。一个女生丢了饭票，追着李可哭哭啼啼的，李可有心给她几个钱，摸摸，兜里空空的，只好从后勤替她借了三十斤。

整个白天忙得焦头烂额，直到夜晚躺进被窝，悲愤才再次漫上来。这个营盘和他没有任何联系，硬是霸道地把他拴住。李可不知自己要在这里呆多久，不知今后的日子怎样度过，前途一片迷茫。秦小微依然在脑里晃荡。她为什么这么快就把他踹了？为什么没有任何解释？李可脑袋几乎胀裂。白天，他硬撑着，撑着男人的尊严和坚强，把内心的软弱极力掩藏起来。在营盘的第一个夜晚，李可蒙着头，没出息地抹眼泪。如果不是宿舍还有两位教师，他会嚎啕大哭。

教师生活在李可的摇摆、失落、伤感中开始了。除了班主任，李可还担任两个班语文课，工作量很大，但并不显得忙。他没有激情，没有投入进去，完成即可，从不多干一点儿。他觉得自己是局外人，是一滴油，怎么也融不进营盘这条河。

三个星期后，李可逐渐进入角色。其间有两件事，深深触动了她。

那年，分配到营盘中学共六名教师，其余五名都是中师生，三男两女。学校特意为六名新教师举行欢迎宴会。所谓宴会就是全校教师在小食堂吃顿饭。一个豆腐炖肉，配四个凉菜，想必是学校最高规格了。尽管彼此已然认识，乔校长还是隆重介绍了一番。第一个介绍李可，乔校长恨不得把词典里的好词全用上，什么独一无二啊、满腹才学啊。大庭广

众之下，李可越发别扭。他含着笑，冲每一位教师点头。乔校长的溢美等于给李可树敌，那几个新教师眼里满是不屑和敌意，尤其同宿舍的孟伟，几乎能触见冰挂了。

李可的感觉在晚上得到了证实。在走廊里，听见隔壁宿舍正议论他。孟伟说，乔校长把那小子捧上了天，不就个文凭吗！另一个说，未必有多少才学，就是有又怎样，骗了一样，还能教出好学生？接着是叽叽嘎嘎的笑声。李可的脸突然搁了炭火似的，要冒烟了。

两天后的中午，一个驼背老汉找见李可。他是一位学生的爷爷，特意来看望李可，并送给李可二十个鸡蛋。老汉说已经煮熟了，什么时候吃都可以。得知驼背老汉走了三十里山路，只为给他送二十个鸡蛋，李可深为感动。他说什么也不要，老汉手劲极大，硬给留下了。

李可决定振作起来。这么下去，耽误学生不说，还把自己毁了。他们嘲笑李可，李可偏要干好。这个他们不只是孟伟那几个人，而是泛指营盘中学大多数。任何人骨子里大概都埋着好胜的种子，尤其李可经历这番重大挫折，更想做出样子来。李可没背景，没背景干出样子，才能显出不凡。

李可还有个隐秘的意愿：离开营盘。

努力干，是离开营盘的唯一途径。

4 表现

李可的表现首先在教学上。一篇教案写四页即可，李可要写九页、十页，按课程表安排，作文本来是一周一次，李

可要求学生一周写三篇，篇篇详细批改，此外还办了份油印小报，刊登学生的优秀作文。那时没有电脑，每个字都是李可一笔一画刻上去的，遇上停电就点蜡烛。刻笔的尖儿极细，为防备刻破油蜡纸，脑袋几乎贴到钢板上。

其次是班级管理上。每天早操前，李可都把男女生宿舍检查一遍，卫生合格不合格，被子叠得整齐不整齐，哪儿不规范，马上纠改。熄灯后，他必定要在宿舍窗前转一圈，听见学生说话，就咳嗽提醒。咳嗽就是命令，说话声顿时没了。学生有个头疼脑热，李可马上领到卫生院。发觉学生思想有了问题，他会及时找来谈心。

李可在营盘中学起得最早，睡得最晚。心血没有白费，乔校长、阮中兴大会小会表扬。李可心里确有那么一点儿满足。这种超负荷的工作甚至减轻了秦小微对他的纠缠。李可挺恨她，可脑里依然晃着她的影子，挥之不去。

乔校长找李可谈了一次话，说了许多，李可只记住一句，乔校长说李可很有前途。怎么有前途，乔校长没说。李可的心怦怦跳，期待地望着乔校长，哪怕他暗示一下也行。但乔校长很快把话转到别处。李可像一只眼巴巴望着奶头的羊羔。他有些失望，之后又自我安慰，乔校长虽然没许诺，毕竟很赏识他。李可听别人议论乔校长，说他独断专行，芝麻大一点儿权力也不肯放。就算给教师分棵白菜，也要亲自验斤两（李可知道报到那天乔校长在菜地干什么了）。阮中兴面儿上拍乔校长，其实对乔校长很有意见。乔校长吃肉，阮中兴连汤也闻不着。李可不参与同事的议论，也不关心学校的权力之争、人事关系怎么个复杂，他觉得干好工作就行。况且乔

校长对他不错，议论人家终归不厚道。

没想到乔校长给李可大大一个难看。

事情经过很简单。体育教师请假，李可带学生到校外玩了一圈。李可请示阮中兴可不可以，阮中兴说行呀，别误下节课就行。中学在乡西北角，院墙外就是田野。李可觉得活动活动等于上体育课。

那天晚上恰好是例会。念完两个文件，乔校长阴沉着脸，说再强调一下纪律。按说咱们讲过多次了，有的同志就是当耳旁风，想干啥就干啥，体育课私自带学生出去，出了事咋办？算你的还是算我的？

李可毫无防备，没想到乔校长将矛头直指自己，耳根突然热了。

乔校长没看李可，李可依然觉得那目光坚硬无比。当然，你的出发点是好的，这是原则问题，出发点好就对吗？这么大的事，为什么不跟学校打招呼？

乔校长再说什么，李可已听不清了，脑袋乱得像个下三烂舞厅，只觉那张面饼上的红薯渐粗渐长，几乎把他逼到墙角。李可实在想不通，就算他错了，乔校长完全可以单独找他谈。再说，也没必要这么严厉呀。毕竟，也没出什么乱子。

李可几次欲站起来辩解，他向学校打过招呼了，而且得到了阮中兴的批准。可他没有勇气，担心这样会和乔校长搞僵，也担心和阮中兴搞僵。李可看阮中兴，期待他说句公道话。阮中兴就在乔校长旁边，稀软的目光仿佛被面前的桌子粘住了，李可无法插进去。

直到散会，阮中兴也没舍得说一个字。